

童话

乐蜀儵著



世界（代序）

~~世界是物质的，物质是运动的。~~运动显示物质自己的存在，存在是空间。物质运动发展变化过程就是时间、“时空”即乃物质运动存在发展变化的一体，物质的发展变化，以“度”的形态进行的，存在是物质一度空间的形态，乃物理现象，如日、月、星辰及整个天体。属此，受“引力、斥力”的约束。

物质发展异化是二度空间的运动形态，即生命现象，水陆两域里的生物、难计其数，受“适者生存”规律的限制只有本能，比如地上有个馒头和一张钞票，狗过见此事吃掉馒头就算了。不知大钞能买许多馒头，因为狗是二度空间的运动形态产物。又如类人猿、只会爬树採果，不会用竹桿把果打下，动用工具是思维的事，类人猿也只有本能，此二倒是自然现象，思维境界，物质运动再异化则谓三度空间的运动形态。即精神现象，思维境界，只有人类属此。整个社会就是思维活动的具体表现，精神现象运动中，无啥限制和约束，但有善恶的取舍，因而产生了各种信仰、宗教，百家学说。

物理现象也是自然现象，自然、精神二大现象，组成人伦世界。

兽王的恶梦

武夷地区：山峦重迭，树木满岗，奇花异卉，郁郁葱葱。村落处处，檐屋可数。沿山麓一带，视野开阔，沟渠纵横，阡陌连绵，间插游人步履其中，农人作业田畦，有静有动，确似一幅雅丽的风景画。

东端的一个小村，住有十来户人家。风和日暖的一天，大人田间劳动，孩子上学读书，仅有老者数人留家打零活，村子给静谧的气氛笼罩着。

一只麻花母鸡，领着十几个鸡娃子，在打谷场上寻食作乐，小鸡儿在母鸡的照顾下，感到春日融融，一切平静，好象整个世界就这样的安祥无争，啾啾地东啄啄、西啄啄，扑米蹿去，其乐可知。有时为了争一只飞虫，或抢一条蚯蚓，几个小家伙差一点动起武来。母鸡见此情景时，便对着鸡娃子们咯、咯、咯地叫了起来，意思是：不要为一点食物争执，丧了手足之情。虫子，大地上处处可寻，各自觅吧！母鸡的鸣叫一停，小鸡们又啾啾啾地叫了起来，回答母亲：我们闹着玩的。斗武的行动也就立即止息，啾啾地跑开去，各自找虫、作乐了。母鸡高兴地继续叫着，好象在向鸡娃子们讲，如何捕虫，怎样寻觅散落在场内外的谷粒。如果有一只大鸟从上空掠过，母鸡便要拔尖声响咯地一鸣，表示有敌

情。鸡娃子们甚敏捷，一听到这种叫声，灵机地奔向隐蔽处，象捉迷藏似的，躲了起来。

母鸡总是提高着警惕，打量四周的动静，以防不测。为了孩子的平安，健康成长，不辞辛劳，做母亲的莫不如是。

.....

一只条花老虎，外出猎食，在丛林里兜着圈儿。尽管山色似染，风物如画，它无兴趣于此：“满眼福，解除不了馋意，哪能光干蠢事！总得要搞点填肚子的，”思索了一会，更感无聊，顺着小径往山下溜。“老样子，连野兔的影子也没有一个，”自言自语地唠叨着。不知不觉地到了群落东端的一个小村，止住脚步，东张张、西望望。略思片刻：“来过几次，各畜鬼！实足的小家子器材：老牛在田里干活，牛犊子在其身边的田畦上啃草，猪羊管得象坐监牢，连狗也没有一条，捉弄人！蹙眉头的地方，没啥想头，东方不亮走西方吧！”在肚子罗嗦了一会。正打算反身回山时：“咯”地一声长鸣，传来母鸡报警的惊叫。“鸡！”在肚皮里哼了一下，旋即止住刚刚移动的脚步，向声响处打量：“管得猪羊、兔子。奈何这小东西！当份小点心充充饥，未尝不可，比垂手而返，合算得多，有谁敢耻笑我：‘饥不择食，欺凌小东西’我的家什——爪可对它不客气。”唠唠、叨叨地又移动起脚步来：“让我先隐蔽一下，免于‘打草惊蛇’。等它们游过来，乘其不备，冲过去，抓老的、踏小的，来个旗开得胜。小崽子，一口一个，装在肚子里，免得占手脚，老家伙，捎回去，细细地品尝，好极！没有虚此一行。”盘算了一阵之后，悄悄地溜到草堆背后看虚实。

——“好象有个似猫而大的影子晃动了一下，是何怪物？要提高警惕”母鸡咕啞了一下，伸伸头颈，咯地一鸣，向鸡娃子们打招呼：有敌情。随即搜索影子的晃动处。一转头，影子不见了，安然依旧。“是否自己眼花看错，大惊小怪！细心为妙。此刻主人不在，麻痹了，会弄个‘大意失荆州’来。（注）”唠叨一阵之后，又咯咯地叫了两声，把正在躲藏的小鸡子唤了回来，继续活动。

“这些杀胚会不过来！”老虎在草堆背后焦急地自言自语，等待着时机，目不转睛地盯住率领小东西，越走越远的母鸡：“冲过去！不，耐心点，勿鲁莽。否则，可能一个也捞不着。”它眨着眼睛，拨弄起如意算盘。

时间已到晌午。尽管在白相，小娃子们也够吃力的，是该休息一会的时候了，让它们在草堆下打个盹也是好的。”母鸡自言自语地一阵唠叨之后，仰首望望天空，估计一下时光，再看看田头：有无主人回转。继而咯咯地引着小鸡向草堆走去。十几个小崽子象赛跑似地紧跟着。

“总算来了。”老虎咕了一声，随即点起数来：“一个、两个、三个……十好几个，够味！够味！”时而探出头来，又缩了回去。直窥着游过来的一群。注意集中了，几乎一切都忘记，连叽叽地叫苦半天的肚子，也变得没知没觉了。就是一直往外涌的唾沫，没有办法抑制。

母鸡一身倦意，懒得再想什么，连刚才晃过的影子也忘了。只顾咯咯地唤着小鸡往前走。快靠近草堆时，突然

（注）‘大意失荆州’，三国演义语。荆州，在今日的湖北地区内。

“呼”地一响，从草堆后面纵出一个怪东西向它扑来。一惊，晃动过的影子，立即在回忆中一瞥——大虫。随之，咯咯咯地向小东西们报警，继而乱叫起来。鸡娃子们见一个大怪物向母亲扑去，又闻妈妈的叫声失去了节奏。刹时，都成了木鸡：愣住了。几个比较机灵的小家伙，见势不妙，不顾一切地疾向草堆里钻，其余的象惊醒了似的跟着学样。瞬间，十数个鸡娃子就隐没在草堆里了。

母鸡惧甚，却冷静：“大敌当前，能想什么？只有沉着应战。为了小宝宝的安全，舍死一拼。”灵活地一闪，就蹿在老虎的身后去了。老虎扑了个空。用力过猛，几乎跌了个跟斗。正扭转身子再扑时，被十分恼怒的母鸡，狠狠地在它的屁股上啄了一口。就是一个洞。毛血随即撒地。老虎一疾。顿觉刺痛。使它更冒火。掉过身来再扑向母鸡。鸡婆子蹿得也快。哪里抓得住。

“擒个杀胚，这样弗劲，岂有此理。比这老婆子大得多的猎物，都一触即就，难道它向穷鬼武松学过几下子不成？傻话，武松哪会收杀胚为徒！不会的。不要胡思乱想影响情绪，非把它揪住不可。”老虎怒气冲冲地罗嗦着。继续猛扑。几个回合之后，屁股上已被啄了三个洞了。

躲藏在草堆里的鸡娃子，对这场恶斗，看得清清楚楚。胆子小的，吓得直发抖，使劲地往堆里挤；胆大的，直盯着老虎的斗势不放。

“它娘的，怪物！大而无用，饭桶！”一个小家伙眨了眨眼睛叽咕了几声。

“我们出去助母亲一臂之力，”一个小家伙冲着刚才咕了几声的小东西。

“对：我俩出去，给它来个‘三战吕布’。”（注）

老昆几次扑空后，一则护痛屁股上的伤口，再则一阵武术动作耗力不小，加上肚子里的蛔虫造反，真有筋疲力竭之感，只好暂时“鸣锣”。想沿地蹲下，蓄养精力。但，屁股上的三个血眼不答应，只好让脚拐子依然尝酸痛的滋味，向母鸡竖了个扑打的架式：“你这老婆子，无名之辈。难道你象孙猴子那样，在老君的八卦炉里呆过，炼成铁嘴钢爪，一身铜铸！笑话，无稽之谈。”气喘吁吁地在肚子里唠叨着。

母鸡不示弱，力屏呼吸，伸长脖子，撑起颈羽，咬紧尖喙，一眼不眨地对峙着老虎：“鬼东西，恶魔！自以为是武林高手，欺小、伤弱，没有道理；不死心，还敢来，非把你的眼珠子啄出来不可，教你成为一个瞎子。”思索着。歇气养力，准备再应付老虎的扑击。

老虎、母鸡相峙怒目，形成一个对策斗智的状态。

准备冲过去帮助母亲，来个“三战吕布”的两个小家伙，见老虎不再向妈妈扑杀，松了口气，依然没有行动；其他的鸡娃子，也缓和了紧张状态。“上天保佑，让这个魔鬼赶快走吧！”一个小东西这样地叽咕着。

晌午，农人收工，回家吃中饭。一路上，肩着锄头、铁镢，哼着曲子，向村子走去。行至中途，发现草堆旁有个黄色的大东西。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直冲过去，将近时，辨识出是一只条花大虫：“老虎，大虫！”几乎同时惊慌地叫起来。两位勇敢的青年，毫不畏惧，各持锄头、铁镢：“打老虎！捉大虫！”两声高吼，直奔过去。

老虎见来汉手执器械，气势甚猛，跟追者众多；加上此

（注）三国演义：刘备、关羽、张飞，三人敌董卓名将。

刻自己的精力已经不济，感到不妙：“寡难敌众。单枪怎能胜群，光棍不吃眼前亏，溜为上策。”叽咕了几声，转身向山林遁去。

大家一心只顾对付老虎，明明还有一只鸡，都没有看见。老虎逃去后，他们的紧张、恐惧的心波才慢慢地平静下来，发现场上怒气未消、筋疲力竭的母鸡，和散落的虎鸡毛，以及处处的血滴。

“鸡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与老鬼搏斗过！怪不得……。这家伙好大胆，白天敢于下山，查查看，猪羊有无伤亡！”大伙你一言我一语，指手划脚地议论着。

鸡娃子见人来了，怪物被撵走，一个个从草堆里跳出来，不声不响地奔向母鸡。

老虎逃走了，母鸡的惊恐尚未解除，望着主人：“你们要是来迟一步，我们这一群都完了。”在肚子里叽咕了两声。又咯咯地低下头，抚摸着向她奔来的小东西，喃喃地：“吓坏了吧！你们真乖，躲藏得快，不然，……”

有些小东西的恐惧状态已经消失，有的颤抖还在继续，望着受惊未尽。倦意满身的妈妈，愤怒地：

“短命的怪物，吓煞人！没有伤着吧？妈妈！”有个小东西向母亲慰问。

其余的小娃子也很伤感：红眼的红眼，低头的低头。

“还好，没有伤着，”母鸡应了一句，头颈一伸，振振翅膀，理理毛衣，咯咯咯地领着小鸡儿走了。

……

“老鸡婆确属厉害，莫非真的在老君的八卦炉里呆过？或武松教过它几招！不然……我的皮虽没有汽车胎那样的结

实、牢扎，但也不差，为何被它那么一啄，就是一块肉给它当了小点心呢？总之，今天没走运，额骨头不高，可谓倒了个大楣，不是那些持械的乡下人赶来，我敢保证：早点、迟点老家伙肯定是我的手下败将，一顿美食。天晓得，我自己活该！”老虎一面逃，一面叽叽咕咕地罗嗦着。在路上只顾回忆、思索、伤口痛楚被忘记了。抵达洞口，停下步来，才感到刺痛啧啧，同时，也疲惫不堪了。想坐着休息，屁股不答应；想蹲，也不来事。唯一的办法：靠在洞口上遣倦意：“我这狼狽象，有人耻笑？它敢！”在喘息中，自言自语，好象四周的草木山石，都在悄悄地耳语，讲它些什么！

……

“威风嘞！兽中王，武林高手怎么成了煨灶猫！”黑熊寻食路过，见老虎萎靡不振地呆在洞口，有些奇怪而唠叨着：“是否自己看花了眼？”它定了定神。理理思路细心地打量：“没有错，不仅象煨灶猫，简直似丧家犬，闹病？平素那样强，会！什么人欺负了它？普天之下，谁敢冒个不是，在它的头上动土呢？”黑熊愈想愈疑惑，立即上前打招呼：“老兄，为何愁眉不展，有心事！贵体失守，还是猎事不理想？”

“没啥，今天上午……”老虎见来者是黑瞎子，讲了些触及自己痛楚的话，想讲讲，又刹住，打了几个隔顿。

“今天上午怎样！一只兔子也没有捞着，是吗！看你的神态，恐怕连早饭还没有吃吧！”黑熊一面说一面牢牢地盯着老虎。

“不！不！”老虎的头摇得象波浪鼓。

“不的啥呀！失常是明摆起的。什么原因？看你蹲不蹲、坐不坐的，是不是痔疮又犯了呢？”黑熊见老虎回答得

不爽，追问起来也迫切。

“否！今天早上下山猎食，误踩一个滑面，坐了个电庄，屁股被山棘头戳伤，有些护痛罢了。”老虎怕黑熊看出破绽，追问，灵机一动，撒了个谎。

“呵！发生了事故，来！替你看看伤势。”黑熊把头一偏，准备看。

“不要紧，几天就好的。”老虎有些心虚，就是没有办法把屁股藏起来。

“受伤不是好事情，尤其是屁股上的伤，自己瞧不着，还是替你看看的好！”

“算了，没关系，不要看吧！”老虎怕黑熊看出笑话来，一面说一面把屁股往洞里移。

“不，看的好。如果伤势严重，可以早点就匡。”黑熊上前拉老虎。

“真要看！”

“要看。”

“给它看看也不要紧，不一定识得出是鸡啄的伤。免于同它纠缠不清。”老虎一阵思索之后，把屁股向黑熊一翘：“看吧！”

“啊！伤势不轻，血糊中有三个洞，不象戳伤，简直象鸡啄的。”黑熊把头偏来偏去，要看个仔细。

“豁边！要在黑皮面前丢丑了。被鸡啄，在我的名下，不是件怪事么？”在肚子里咕嗦了起来。装着没介事的样子，把头一偏，要把绯红的脸避开。扭了扭嘴唇：“不，确实是戳伤的。老母鸡看都不敢看我一眼，怎敢啄呢！”

“否！不一定。看！你的身上还有鸡毛呢！是哪儿来

的？不是鸡……”黑熊看出了破绽，追问。

“什么！瞎三瞎四地胡扯。”老虎望着黑熊翻了翻眼睛。

“我只讲鸡，冒出‘老母’来，神态又是那么尴尬，简直是不打自招，还要象煞有介事，装假痴，大概是饥不择食，想抓鸡娃子当点心，同护子老母鸡拼搏受的伤，所以在言语中，冒出‘老母鸡’来。家伙真有点傻：宁可敌一条牛，不好戏一只带子的鸡婆。母鸡护子，不管是谁，只要侵犯它，就会舍命上的。哪三个血眼的来历，我说得很对，一点也不错。这说明了一个道理：强者无知，弱者舍生，强者未必就胜过弱者。它是武林高手，向来自尊，哪肯放下架子，失去光彩。所以伤口一事，躲躲、藏藏。算了，这件事，用不着再去戳他的痛楚，要伊不开心，失了我们之间的和气，犯不着。反正是瞎子吃馄饨——心中有数好了。”黑熊思索了一阵之后：“老兄，屁股上的三个洞是戳的还是鸡啄的都不要紧。再说也没用。应当注意的是伤势不轻，宜及早就医。不然，一旦感染，发炎化脓就讨厌了。”

“有此可能！”

“不是什么可能不可能，容易感染是科学。小心为妙，勿要麻痹大意！”

“如何就医！”老虎望着黑熊，痛楚的确难受，不是个味儿。

“不就是请医生看么。”

“医生，一见我就吓坏了，还能替我治伤？”

“否！老兄，不要弄错，是个蛇医师。”

“蛇！向来看不起这些小东西，草里钻的家伙，扭唔扭

“难看象，给我踩一脚，准教它去见阎王。求它！不是塌了自己十七、八个台么！”老虎盘算了一阵之后，又望着黑熊：“它，只三分人像，有这个才干！看病，称它医师，不是在为它吹牛！”老虎直眨着白眼。

“老兄，哪能这样讲呢！俗话说得好：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它的确不怎么好看，不讨人欢喜。然而，其医道是高明的。小小伤疾，在它的手下，一挥而已。不信，试试看。”

“如果是卖狗皮膏药，怎么说！”

“不，谁敢弄你的头颈，同你开玩笑。真的，为你好。求教人并不是件坏事，何况又是求医呢！足下的本领是大的，武术是高强的，但在医道这方面。恐怕就是扁担吹火——一条不通了。不能小看别人，要求教的，还得暂时做个矮子。”

“真的求教它！”老虎被屁股的阵痛左右着。

“自然，祝你早日恢复健康。赶快去吧！”黑熊把头偏向东眨眨眼睛。

“正是，你已经有点眉目了。它那里，去世？路过？听说的。”

“好象有个印象。住在东山确切的地方，不知道。”

“它的住处我晓得，曾去过，求教过它一次。山麓的一块大怪石下面连着一块荒草坪，洞靠坪的西端。近洞处，野草特别盛，杂有些荆棘。容易找到。”话毕，黑熊做出要走的样子。

“不忙，进洞去坐坐再走。”

“不，对不起。已经耽误你不少时间了。我也还有事情

要做。不奉陪了。”黑熊向老虎一拱手，扬长而去。

“这家伙，大概给诸葛亮拎过几天包吧！不然，为何象揣八卦似的，分析情况甚准确。说来说去，自己不好，象一头蠢猪，倒了一千个楣，还得要低三下四地去求小爬虫。”黑熊走后，老虎叽叽咕咕地唠叨了一阵子。恨不得下山去找老鸡婆算帐。忍住痛，向东山方向拐去。

“什么影子向这里过来！”正在草丛里欣赏午后春色的老花蛇，卧正身子，打量着过来的老虎。不一会，影子靠近些了。“是大虫，条花老虎！”老花蛇看明白了。一疾，“怎么！走路有点象铁拐李，动作制肘，威风没有带上！兽中王，武林高手，为何成了猥灶猫呢？向这里过来是好意是歹意？大概晚食无着，来此寻方便的。”老花蛇对兽王的行动，唠唠叨叨地进行一系列的分析估计，並看出了它的失意相：有些狼狈。但，畏惧的情绪未减，心速也在加快。又罗嗦了起来：“不要豪强，小心为妙，躲藏一下，並不麻烦。不要讲别的，让它踏一脚，日子就难过了。”把午后的春景，来一个暂时割爱，悄悄地缩回洞里去了。

“山麓的一块大怪石，下面连着一一条夹长的荒草坪。洞靠坪的西端。近洞处，野草特别盛，杂有不少的荆棘。”老虎叽叽咕咕地默念着蛇洞的地形位置。走了一阵子，前面好象就是要找的地方。又唠叨了起来：“黑皮讲得对，此处，觅食到过，不注意有什么洞吧了。照黑皮讲的方向去找，大概是不难寻得的。”它自言自语地把注意集中在找洞上。蛇洞本来就不大，又被杂草、荆棘掩盖，陌生人自然一下子是难以看出的。它东拨拨、西拉拉地摸索了一阵，有点失去信

心。唠呢唠叨地：“黑瞎子只讲了大概，画上个图也未必一定就弄得清。黑鬼，在捉弄人！”仰首打量天色：“还早，也无雨意。”打个顿儿，耐着性子再找，发现一条草倒折的痕迹：“这大概是蛇出入的通道。”愈看愈觉得没有错。“用不着再去碰额头费气力了。”又打了个顿。顺着印子理去？末处，确有一个洞。高兴地哼了一句：“大概就是它吧！”洞低，老虎体高，要探洞非低头不可。否则，难以窥视，随即咕了一声：“真是来在矮檐下了。”只好忍住痛楚，让荆棘、乱草去戳它屁股上的伤口。低下头，眯起眼睛，向洞里张望。除从里面冲出一股蛇腥气味，黑得无以见物。跟着就唠叨了起来：“口子这样小，半块脚掌也伸不进，怎么办！喊吧，如何开口？叫它老花蛇，是来求教人家的，如此称呼，失礼貌。照黑瞎子说法：称它医生，不，医师。对这样的小东西，如此低三下四，给人听见，不笑我！”回过头来，打量一下四周的情况，除杂草荆棘外，没有什么：“就喊吧，不会有人知道。”咕了一声，勇气足了些。挺挺身子，硬着头皮，咳咳两下，清清喉咙，对准洞口：“医师在家吗？”连叫几声，无回音，没有反映。歇歇气，揣上一个闷葫芦。

“来此干什么？与它素无交往，也未结过什么冤仇，不会来找麻烦，要嘛到我这里作客。不，它一定知道，我的住宿条件差，难容下它这个庞然大物；说不定是路过我的洞口而已。让它去，反正平生不做亏心事，半夜敲门心不惊，不必多疑，自寻烦恼。”老花蛇叽呢咕罗地唠叨了一阵之后，情绪稳定了些。然而，究竟是吉是凶，仍不放心。想弄个明

白，又反身向洞口爬去。正要探头出去时，老虎的影子就在洞前。一疾：“真是来我这里的。”立刻打了个顿儿。恐惧、不测的想法盘据了脑海。一股脑儿地往洞里面缩。正钻得起劲时：“医师在家吗！”的叫声又传了过来。“这样客气，称起我医师来了。如此的称呼是友好的表现，不过……不能忙，小心为妙，还要弄个清楚，谨防受骗，丧其伪装的当。再看看下文。”老花蛇悄悄地揣摩着。不一会，医师在家吗的叫声，再次传来。老花蛇虽然感到老虎对它的称呼是友好的，语气也和善。但把它的凶象同狼和狐狸的欺骗混在一起。因而，猜疑恐感的情绪依然不减。“如果是骗局，就得把它拒绝门外。洞口小，它一只脚也伸不进，想入内是不可能的。否则，我就是飞蛾扑火——自己找死了。”它反复思量，不敢贸然回话。“伊会认为是个空洞、死洞，捞不到什么，自己要离去。”一面叽叽咕咕，一面紧向角落里缩，洞只有这般大，再没有什么地方好藏了，只好尽其可能往里挤。最后，缩成一团，吃力地喘息着。

“如果是空洞、死洞，为何有蛇腥味往外流呢？大概有事出去了，不在家，不妨去找找看。”老虎分析着情况。心儿却象十五个吊桶打水——七上八下地颤动着。离开洞口，在方圆几十步的草丛中搜索一阵子，没有踪迹，影子也没有碰到一个。“是否在走亲戚、串门、看朋友？也许在洞里熟睡了呢！一个人劳累过度，容易熟睡，有时候疾雷也唤不醒。白天会睡！照一般规律，睡觉总在晚上。不过，洞里一天到晚，一年三百六十日，差不多都是黑的，难分昼夜，睡眠也就无所谓规律了。一定没有猜错：在洞里熟睡了。”自言自语地唠叨了一阵，又回到洞口。“称呼上，还要客气

点，加它个‘老’字。”又咳咳地清清喉咙，提高了声响，向着洞口：“老医师在家吗？”

“啊！在医师前面加了个‘老’字。如此谦虚，看样子找我是善意的。莫非找看病？不，它经常是老林中蹿来蹿去，就是锻炼。‘生命在于运动’。因而，身体是哪样的健康、结实，精神抖擞，气宇昂然，哪会闹病！不过，此刻它气色失宠，象个煨灶猫。说不定与人相争执时，自高自大，尽管武艺超群，容易麻痹大意，受了伤，所以来找我。”老花蛇思索着，猜测着，胆子又大了些。但，仍未应声。松了团，移向洞口，往外张望：“看你再喊不！”

老虎呆站着，既心急又无聊，不时地往洞里探望。冷清依旧，有点耐不住了，火气直冒。一想：“火谁？不要这样，没有理由，也不礼貌。”憋了一阵子，突然想起：“是不是怕我？在回避。惧我者众，何况是它，有可能。要对它讲清楚来意。”随即改口：“老医师，找你主要看病，没有别的，请不要害怕。”

“给它说对了。我是有点怕。找我看病，可能是真的。病！它哪样强，会发烧？不，它自以为是，不在乎，给别人打伤了，所以走路有点象铁拐李。大概是硬伤，看硬伤是我的拿手。”老花蛇唠叨了一下。胆子更大了。迅速爬到洞口，向外打量。见老虎垂着头，呆吨吨的，没精打采。“为什么不坐？看样子是真的来找我看病的。不要忙，还得要问个清楚。如何回话呢？喊了好几次，都没有及时应声，不见怪么！”打了个顿：“有了，撒个谎，不就得了。”咕了几声之后，扭动身子，把头伸了出去。“呵！是老兄在叫。刚才我睡得太死了，没有听见，未及时回话，对不起。老兄，什么

地方不松？”

“哈哈！给我猜中：睡熟了。”老虎相信谎言。

“你很聪敏，一猜就中。实在对不起，请多多原谅。我这个人容易憨睡。睡呆了，简直象死人一样，霹雳也警不醒，勿要说喊叫了。你什么地方不舒服？”它怕老虎多心、生气，多说了几句好听的话。

“屁股伤了，其它毛病没有。”

“啊！伤了屁股。打伤，咬伤、烧伤、刺伤，还是犏子老母鸡啄伤？”

“是……”

“打隔顿，受伤过程中，恐怕还有隐情，难于出口。不过，还要问问。通过交谈，摸出实情，争取主动。”花蛇悄悄地自言自语。“究竟是什么伤！”哼了一句。

“刺伤。”老虎撒了个谎。

“把屁股向下，伤口朝我，看看就知道了。”

“对不起，有点护痛。”老虎吃力地把屁股向下。

“看不清楚，还要低一点。”老花蛇有意来个“黄石公试张良”，还要它往下蹲。（注）

“看清楚了没有？不能再往下蹲了。”老虎坚持着。

“是在求医，一点不假。”老花蛇在肚里打了个顿儿。压在心上的石头掉了，爬出洞来：“好好给你看看吧！”

“攆走你的美梦，打扰了！对不起！”老虎表示歉意。随之就来了个“触景生情”：“真是个小东西，奇怪！却会看病。我呢？大而无用，饭桶、蠢货！”抱怨充实了它的脑

注：张良、刘帮名臣，黄石赐他“治邦之策”一出时，曾三试其耐心与诚意。